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梁唐晉漢周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與老子同鄉里自號扶搖子唐僖宗封清虛處士歷五代亂離游行四方後隱居華陰山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祖賜號希夷

陳希夷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乃隱華山雲臺觀華陰令強起之先生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淩空跨晚風臺殿不將金

鎖閑來時自有白雲封令得詩愧謝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傳在華山或誘以與毛女往來

陳希夷遯跡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陳希夷居雲臺觀日多閉門獨臥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户試之月餘始開搏熟睡如

故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氊不蓋被庶石枕頭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靑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棲令閑月御風而行須之巴至華山石上上或云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龍所授也

有衣冠子金勵問希夷先生曰勵向遊華山謁見先生先生睡未覺亦有道乎先生笑而不言答之以詩云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知來心愈用。堪笑塵世中。不知夢是夢。馮翊士寇朝一常事真人得睡之崖畧後還鄉惟睡而已耶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鼾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變門曲也或曰未審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云即此是也

信晉漢以後希夷每聞一朝革命嚬顣數日人有
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宋祖
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平興國中
嘗兩入朝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
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
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絛以賓禮見賜坐後
再召辭表曰九重仙詔休教彩鳳啣來一片野
心已被白雲留住端拱初命弟子張超鑿石為

室化形蓮花峯下

李琪 唐昭宗朝中第梁祖受禪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學士

李琪父敬唐廣明中佐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籍十三工詞賦頌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總角謁鐸遂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京北收復都統鐸命作詩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

鐸益奇之執琪手曰其鳳毛也時年十四信宗乔亨梁泽琪竊賦有哀痛不下詔登封謚上書之句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牓尾不看牓却歸及辭官歸隱留詩一絶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再召爲郎遷諫垣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馮道字可道初事劉守光為參軍再事張承業為巡官得薦於晉王後事唐事晉事契丹事漢事周對耶律德光自稱無才無德癡頑老子于于吉亭惟一滑稽無行為太常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索月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道笏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時輩榮之

馮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
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
今日好雪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
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
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
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舉其右足曰此亦九

旨

馮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見之戲謂曰老夫明道秀才亦明道於禮可乎李抗聲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馮道門下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

不敢說

范陽竇禹鈞以諫議大夫致仕五子俱登第義方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五子長儀禮部尚書次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次侃左補闕次偁參知政事次僖起居郎時謂竇氏五龍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户十餘輩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一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

一彩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盡高官。却教酒户重

修廟。覺我慚惶也。不難瀛王遽罷其請出已俸

重修

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得生魚則畜之每為其

子監丞竊釣瀛王聞之不悅乃峻垣鑰户書一

詩門版曰高却墻垣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

池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楊凝式 涉之子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洛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

楊凝式有材自負遇寺觀幽勝之地吟咏忘歸筆准查疑式浩歎曰無奈許多衡主真尺二寬家也

跡殆徧馮惟一題壁下曰少卿真跡滿僧居秖恐鍾王也不如為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安鴻漸題曰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兎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

洛陽歌婦楊苧羅聰惠有才思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辯者善講經楊令對歌者講忽努姝登

絲颺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二匹歌者應聲曰吃得肚婴撑。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蟲生。辨體充肚大故嘲之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慙且笑與絹五匹

和凝字成績夔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才可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梁貞明三年在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時年十九後凝知貢舉獨愛范質文語質曰君文合在第一報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凝封魯國公質入宋位至宰

相亦封魯公

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香奩集和魯公詞也貴後嫁其名於韓偓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

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和凝賦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卻柘枝名。今誤傳呂洞賓

李瀚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為承旨遣嘗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去因留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黎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瑕翡得之于峨眉比丘公自題硯室日動方池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應聖有省郎開罍公笑聲戲謂楊曰丞

相口歡永符曰予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傅手怒耶 疑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唐莊宗存勗 本姓朱邪先世唐賜姓李帝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同光初立劉夫人為后后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叟負藥簣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以門第相尚后恐為己辱詔曰妾離家時父已亡歿安得有是命驛出杖之帝常于宮中效服携藥囊劉山叟尋女以為戲笑

唐主滅梁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妻九疑無色空

餘泣竹之妃聞若為之悽然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

唐莊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樂府因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呂洞賓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矦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箇是

汝人。帝大笑賜所御𩏂金杯同光末鄴兵作亂帝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帝益不悅因罷酒去

韋吉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賓從祖餞舍人韋吉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馳桑林中被横枝罥挂巾冠露秃而奔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䶊疹而黑臥于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左司郎中李

任祠部員外任瑤各賦一韻嘲之賦項云當其聽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麥儱之裏偃仆桑林之畔藍橈鼻孔直同生鐵之椎醜靦面骷髏宛是熟銅之鑵聞者無不絕倒

桑維翰字國僑為人身短而面長嘗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喪同音黜之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或謂晉主馮道作相如禪僧飛鷹乃再相維翰

裴皞知貢舉放三牓桑維翰實正固張礪馬裔孫四人拜相後唐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繞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着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為榮鳳毛袍者維翰未仕時猥衣也謂其繿褸穿結類手鳳毛

桑維翰在中書日嘗謁裴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

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宋太祖與趙普論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則塞破屋子矣

胡嶠詩餅裹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嶠爲學維才永達爲耶律德光所虜北去後間道復歸得瓜種以牛糞種之大如斗而味甘因名西瓜

王仁裕字德輦少時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文由

是文思曰進固以西江名集

王仁裕嘗使荆渚高從誨出女妓數十並善彈胡琴仁裕有詩美之曰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湘水淩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婉暖逼黄鶯語自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仁裕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黄鍾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鬬於昇龍門

蜀興元境内有斗山觀自平川内聳起一山四面

懸絶其上方於斗底故名上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為坑此蓋連地而上昇也王仁裕辛巳歲於此為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鷄犬在上天誰信路岧嶤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烟事早朝為有故林蒼栢健露華涼葉鎖金飈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

相通仁裕癸未歲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碑在烏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當時無不異之興元南有大竹路通巴州其路深谿峭巖捫蘿摸石一上三日始達于山頂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遯歸西楚蕭相國追及玆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入蜀往返登陟留題於祠壁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

雲不掩輿已策西角曾懸去住心不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寸中華未可侵

王仁裕嘗養一猿名曰野賓久而放之歸山因作詩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後入蜀過嶓冢祠前漢江之陰有羣猿

聯臂而下飲清流首一巨猿捨羣而前從者指曰此野賓也呼之猶應哀吟而去又作一篇云播塚祠邊漢水濱山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月宿應勞覊旅夢松棲那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得前年舊主人

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仁裕以詩賀云一戰文場拔趙旗

便調金爲佐無爲白麻縣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跛勑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遷立班始得遥相見親洽爭知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云溥拜日其父祚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若起避耶宋祖時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幾四十二

王仁裕知[illegible]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謁

生拜如兒孫禮其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他日知誰畧有情

扈載嘗游相國寺見叢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門周世宗命黃門錄進稱善久之載時為校書郎從兄蒙為右拾遺兄弟並直史館掌內外制時號二扈

扈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于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

搯王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莚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譁曰庵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巵吟曰解禀香三令能違水五申還戴飲盡别云細彈防事水短鬆戒時香别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别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别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違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

上馬群謀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曾同時禮部郎康疑畏妻甚有聲妻嘗病求烏鵲爲藥乃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尚賓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獲此鳥禍可謂黑鳳凰矣

孟貫

孟貫見周世宗世宗詢其所作誦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弔民何謂有巢無主遂不錄用

李慶

周顯德中李慶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聯薦於申文炳文炳知舉遂為第三人

于則

于進士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于野店旁有紫荆樹村民祠以為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峩冠

紫衣人來見自陳余則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主、僉、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以是品為供蚤蒙厚飲可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攬、銀、公、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衙、馬、脚、槽盖則是日以小分蘱銀匙打茶故目為攬銀公子則家業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

李善寧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晷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指蝸牛也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八終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吳越 荊南 湖南

吳越王鏐字具美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鄰媼強留之故名錢婆留卒謚武肅所居殿名握髮吳音握惡相亂錢唐人遂謂曰比大王惡發殿也傳四世忠懿王俶納土歸宋國除

錢鏐王既貴置酒高會父老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時飲玉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

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歡意不洽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歌訖舉座賡之叫笑振席

臨安石鏡山東峰有圓石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鑑鏐布衣時嘗照此鏡顧其形服皆冠冕如王者狀其後專昭宗改鏐所居營曰衣錦營又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所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羅隱從事續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卒伍悉怡然於役不復怨咨鏐有鐵箭大若杵今在杭城南新橋雖嘗出土可撼不可拔父老云掘之則隨土陷培之則隨土高鏐嘗晝寢湯沸于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以水沃之令無聲鏐遽寤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爲臨安土地之神

武肅王登滌波亭閱僧契盈從王曰三千里外一

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為切對蓋
其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
里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
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眞英雄也選
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宋祖登極忠懿王入朝
進寶犀帶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
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

子江一條俶大愧服

宗祖宴錢俶王出内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卽玉樓雲雨隔太祖怜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宋祖宴錢俶王於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叙兄弟齒坐太宗上俶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俶子安僖王惟濬侍爲太宗手舉御杯賜俶跪

而歆之明日奉表謝其略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

宋太宗即位時杭州有和尚行歌于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錢俶王納土

羅隱字昭諫自號江東生好藏否往往奇中故至今江東人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遇破唐咸通乾符中與宗人虬鄴齊名時號三羅又錢唐羅威酷耆隱詩遺緘賂

遣叙其宗姓推為叔父乃目己所為曰諭江東集

羅隱為唐相鄭畋所知畋女覽隱詩至張華謾出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大愛其才諷誦不已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

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為人素雅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林駢與賓幕餞于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雲因謔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

門應曰白澤遭釘釘在門郡閣閑談謂是冠豹謝觀誤也豹與觀同在唐崔齊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尚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驚服

唐僖宗幸蜀羅昭諫有詩云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怨楊妃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

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賦詩曰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唐昭宗愛羅隱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横遭譏將相臣僚豈免凌轢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争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

羅隱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後下第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裴筠婚蕭遘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畧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

闞圖有妹甚慧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

恨不櫛耳後寓江陵鬻賈常公有子狀貌儒雅
略曉文墨圖以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
讀習二十餘年修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
年登科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别修云六載辛勤
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名慚桂苑一枝綠繪
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
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
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吴

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劒鬭夜讀相如聽瓜

一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

高拔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人慰所思修名

望爲時所重如此閔氏亦有助爲後修亭閔氏

自爲文祭之時人竟相傳寫

羅隱下第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官隱韋貽範

曰某曾與同舟而載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

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

通籍吾徒爲粃穅也由是不果召隱頗歎歎嘗
有送竈詩云一盞清茶一望烟竈君皇帝上靑
天玉皇若問凡間事爲道文章不直錢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鏐召魯風司筆札不
就怒而殺之有吳仁璧者關中人中第入浙鏐
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詩以謝云東門上相好
知音數展臺前郭隗金累重維然容食梩力微
爲計報焚林𢿱貊不稱芙蓉幕哀朽仍慚玳瑁

簪。十里溪光一山月。何堪從此負歸心。鏐怒沉

仁璧於江會隱遊京師不還歸謁鏐鏐辟為錢

唐令隱懼而受命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宴獻

口號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

肅始悔悟加禮於隱

沆

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衆稱殊麗

便是姮娥嵩曰姮娥甚陋安可及主公驚曰書

記識姮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

嵩欲警隱故有是言江南李氏嘗遣使聘吳越或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或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為金牓上無名所以不知

沈嵩嘗得新榜封示羅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黄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尤憶當時夜獵歸

唐光化中錢鏐初授鎮海軍節度命沈嵩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羅隱隱曰是自貢征賦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敝有天寒而麋鹿來

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姬昌之半字右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為諸鎮第一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指示隱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越州僧處默賦詩輙有奇句題聖果寺云路自中峯上盤田出薜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遥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羅隱見吳地越山之聯詫曰此吾句也失之乂矣乃為師所得耶聞者鄙其儇薄

孫承祐 吳越外戚奢僭異常用千金市得石綠一塊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為博山香爐峯尖上作一晴竅出烟呼不二山又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

孫承祐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蟳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

毛勝字無縠晉陵人吳越功德判官壽以天饞居士自名

毛勝多雅戲以地產魚蝦海物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品叙精奇各令一通令者盖滄海龍君之命也封江瑶令曰咨爾獨步王江珠罌罌仙姿瓊瑶紺體天賦臣美時稱絶佳宜以流碧

郡為靈淵國追號玉桂仙君稱海珍元年封蟹令曰爾甘黃州甲杖大使咸宜作解蘊中足材腴妙贅德充盈宜授曹丘常侍兼美封鱘令四爾珍曹必爾郎中時充鑄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衛效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封鱗令曰爾白圭夫子貌則濟腥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封蠶令曰爾甲拆翁挾彈于中巧也負擔于外禮也介胄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慱緩不踰

規繩仁也故前以探甲尚書榮其迹顯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封龜令曰爾元介卿卜灼之效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封水母令曰爾借眼公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封真珠玳瑁令曰李藏珍照乘走盤厥價不貲班希裁簪製器不仕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班希宜授點花使者封鯽令曰爾鮮于奚斫膾清妙

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饜德郎、封編令
曰爾縮項仙人鬼腹星鱗道亨褒漢宜授槎頭
刺史、封河怒令曰黃鷹可爾澤娥可貴然失於
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為爾之目特
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

梁震 蜀依政人歸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高季昌初欲奏梁震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
乃請以白衣侍樽俎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

氏辟署晚年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每詣村騎黄牛自稱荆臺隱士題院中壁曰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爲觥浼我哉黄犢依然花竹外清風萬古凛荆臺羅隱過震居留題曰道院迎仙客書堂隱相儒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

孫光憲蜀之資州人旅遊江陵高從誨辟爲掌書記自號葆光子著北夢瑣言

孫光憲以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爲三年間収書及數萬卷常

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大氣
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因吟
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
家

孫光憲贈酒妓應天長詞曰翠凝仙艶非凡有窈
窕年華方十九鬢如雲腰似柳妙對綺筵歌綠
酒　醉瑤臺携玉手共燕此宵相偶魂斷晩窓
分首淚沾金縷袖

孫光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牛嶠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曰吾子只知其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

李郁

李郁爲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筆絨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横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郤教羲獻謾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示子孫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

許教吞 言湛作 符也

馬希振 父殷據湖南地唐僖宗在蜀許自開 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伏焉

馬希振湖南諸子中白眉也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徽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為力貫徽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又見蟻子緣砌希振曰蟻子子嘶蟲子子致雍曰猫兒兒捉雀兒兒後唐莊宗滅梁殷長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車駕南巡十堪飲馬爾莊宗大悅時隱士袁居道不求聞達希範延入府一日希範病酒厭賣賦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壁齒羊詢其故則虀

茹也

廖光圖 常集其家詩爲廖氏家集一卷

馬殷據潭州時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殷將柜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遂命光圖為永州刺史後其子遊零陵於民間見父題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吒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

劉昭禹 字休明湖南天策府學士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

吾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

劉昭禹少師林寬為詩刻苦風雪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

徐仲雅 與劉昭禹同為天策學士

馬殷建明月圃於潭州命徐仲雅賦之仲雅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嫦娥夜月樓

徐仲雅有清才然性好滑稽周行逢素聞其名及據湖南召為節度判官時行逢欲得衆苟能應

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稱司空太保者無算仲雅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爭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王民信服之故不敢加誅後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

行逢而發

鄧洵美連郡人漢乾祐間與王溥李昉同登進士第皆王仁裕所取士也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駁周行逢署節驛巡官

鄧洵美為性迂僻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及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為詩寄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周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話舊不覺慟哭因贈詩曰憶昔詞場共

着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後昉再奉命祠南嶽則洵美忤行逢已為所殺矣復為詩吊其墓有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之句聞者無不痛之

李觀象周行逢以為節度使因行逢戾暗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

李觀象性多猜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容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

李謾同時為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

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

堯山堂外紀卷三十九終